

力,以其辛香窜散,故可助发汗药之作汗。苏派医师所以不敢用桂枝,其理由之可得而言者,不外‘江南无真伤寒’,仲景之麻桂,仅可施于北方人,非江南体质柔弱者所能胜,故若辈一遇热病,无论伤寒、温病,一列以大豆卷、连翘、桑菊应付之,于此而欲中医之不式微,难言之矣。”

对于时医排斥伤寒方,根据“因地制宜”、“因时制宜”的理论,提出“江南无正伤寒”、“夏月不可用桂枝汤”等观点,曹颖甫极力反对,并用临床实践批评这些不利于运用经方的论点。

“予友沈镜芙之房客某君,十二月起,即患伤寒。因贫无力延医,延至一月之久。沈先生伤其遇,乃代延余义务诊治。察其脉,浮紧,头痛,恶寒,发热不甚,据云初得病时即如是。因予:

麻黄二钱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桂枝二钱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杏仁三钱  
甘草一钱

又因其病久胃气弱也,嘱自加生姜三片,红枣两枚,急煎热服,盖被而卧。果一刻后,其疾若失。按每年冬季气候严寒之日,患伤寒者特多,我率以麻黄汤一剂愈之,谁说江南无正伤寒哉?”

“形寒发热,头痛项背强,无汗,虽在炎暑司令,而病机属伤寒,近世医家辄谓江南无伤寒,此真谬说,但见脉象弦紧而浮,即太阳伤寒之确证也。

生麻黄三钱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川桂枝三钱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光杏仁一钱半  
炙甘草二钱

王慎轩记:今之时医,多谓江南无伤寒,夏月无伤寒,然此方系六月前日所开,连服二剂,病即豁然,七月中旬,天气骤冷,病人甚众,师均用是方,莫不即愈。慎轩七月二十一日亦患此证,承师书此方,一服即瘥,可见仲师伤寒诸方不仅为北方严冬而设也。特志之与研究其道者一商榷焉。”

前一医案说明江南冬季有伤寒,后一医案说明江南夏季也有伤寒。在江南地区,并非只能运用温病方,完全能够运用伤寒方。